

禮記集說

廿九

蘇子瞻
集說
卷之二十九
PDG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之二

歸安鄭元慶述

大學第四十二之二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註云懣怒貌 疏云此覆明脩身正心之事心爲身本脩身必在於正心也 范陽張氏云心之正體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爲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有所而不曰心也是心

者出乎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外者也惟亡忿懣恐
懼好樂憂患則心之本體見矣 建安真氏云或問
大學不要有恐懼中庸卻要恐懼何也曰聖賢之言
有似同而實異也中庸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
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卻是俗語恐懼之
說自與中庸有異 四明李氏云始焉心足以制其
身今也身反以戕其心故經不曰心有而特曰身有
挈其身而言之所以明數者之累乃生於身而非生
於心也然身之與心常相關而不相違安有身爲物
累而心爲我有者乎吾見忿怒之橫生嗜好之紛起
而恐懼憂患且交戰於方寸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故

經列四者於前而繼之曰心不在焉 錢塘吳氏云

四者唯忿懣在人不可有易言懲忿書戒忿嫉是矣其餘三者如恐懼脩省好賢樂友生於憂患皆學者所不能無今乃與忿懣俱以不得其正言之何歟蓋所以不得其正者以其身有之也身有之者血氣所使也是私欲也故其所忿懣則是好勇鬪狠忿忘其身者也與一怒而安民者異矣其所恐懼則是怯懦無勇見義不爲者也與恐懼所不睹臨事而懼者異矣其所好樂則是好色好利樂驕樂逸遊者也其與好禮樂善者異矣其所憂患則是憂貧患得失者也其與憂民憂國患不知患不能者異矣此其所以不

得其正也乃若喜怒哀樂而中節何有於我哉而心
之正則自若也是知不得其正者以身有之而心不
在焉故也 新定邵氏云心者身之主宰而四肢百
骸之所由以聽命也心不在焉則目雖視而不見逐
鹿者不見泰山是也耳雖聽而不聞端冕而聽古樂
則唯恐卧是也口雖食而不知味中懷憂惕不覺七
筋之失是也夫耳目口之用若無預於此心而此心
一或不在則隨之而俱廢由是而觀欲脩其身者烏
可不先正其心哉 京山郝氏云有所者偏主不化
之意執吝曰有定在曰所有所不言心言身者心體
本無凡有屬形言忿又言憾言恐又言懼言好又言

樂言憂又言患皆過甚之意本唯喜怒哀樂重累其
辭以見情勝也 不正非心之本體唯身與物接私
意偏主怒焉而忿懣暴厲過度畏焉而恐懼驚怖不
寧喜焉而好樂放浪忘反憂焉而慮患怯懦失措如
此則魂魄不守氣壹動志心焉得正所謂物交物引
之而已故曰心不在焉由是視聽飲食無所管攝始
以身有所而喪其心旣以心不在而并喪其身身與
心交喪可知心與身相關也故脩身在正其心 心
不在卽是自欺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與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意相違遠矣所以心不正身不脩爲意
不誠故上章誠意單釋此章以下身心等并釋忿懣

四者意之動於己也故以釋脩身親愛五者意之加於人也故以釋齊家 烏程姚氏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之本體端正如此一着箇有字所字便倚於一處物而不化故說則不得其正則字極緊切 或曰意已誠矣何以猶說心不在焉若是其甚曰聖賢發明經義垂訓後世必言極痛快始可警惕人心論誠意不說閒居一節何以見獨之當慎論正心不說心不在焉一節何以見心之當正論齊治平不說好惡之辟桀紂之暴失眾失國財聚民散菑害並至等語何以警惕人心而使之奮故各就一節而痛切言之且大學之意只說人用工夫有格致誠正

等項究之一了百了非誠意後方去正心正心後方去脩身也正不必泥此意見 烏程韓氏云正脩之故難言也就使見聞知味豈可便謂身脩只說身心關切如此令人自領此謂一照意言無盡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疏云此覆明齊家脩身之事 四明李氏云大學一

書丁寧於好惡者最詳前論正心旣曰身有所好樂

則不得其正此論脩身復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
美及論治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
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又戒之曰好人之所惡
惡人之所好反覆諄諄不一而足學者能平心以察
之反己以思之接於耳目者無非進德之基無非內
省之要殆見虛明洞達平正坦夷無有作好無有作
惡推此以平天下可也豈特齊家而已哉 新定錢
氏云論齊家在脩其身卻只說身之所以不脩處若
說身之所以脩卽是上章正心事矣立辭嚴密極宜
細玩且於齊家利害愈更深切上章四箇有所字此
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止是自身裏

事此五者卻施於人卽處家之道也所以不同 京
山郝氏云人恆人也之向也言往而不返卽不知止
也辟僻同已甚之意鄭註作譬非也五者之辟皆意
之累 前四有所者物來不能順應卒發不能自主
志爲氣動故不得其正而害在身此五之其所者執
而不化一往而不返情逐物遷遂以成僻故害及家
人五者總一好惡也明者好惡若鑒因物自來此則
以意往就故曰之其所卽如父於子農於苗意一偏
則習而不察愛子天性豈曰不好至於惡亦不知則
昏矣稂莠害苗豈曰不惡至苗美亦不知則瞽矣
忿懣四者由氣質生身以血氣勝故怒爲首親愛五

者由交接成家以恩情勝故愛爲首喜怒任意必無
身範而舉動乖方則身不脩愛憎任意必無家法而
情誼乖離則家不齊 恆情服官莅政在國與天下
或多公平家人意偏賢者不免故引諺語爲徵莫知
子之人與之其所之人正是一種莫知子是謂好不
知惡莫知苗是謂惡不知美此等人安能齊家非以
莫知子惡爲家不齊也 烏程姚氏云其所親愛者
或多禽犢之愛閨壺之昵其所賤惡者或視如草芥
而詆詈撻辱之不勝其所畏敬者或過生嚴畏而隔
絕離間從此起其所哀矜者或憐憫其孤少而姑息
以養成其過惡其所敖惰者或唯己之爲尊而凌忽

不知檢飭之爲貴 五辟字從心不正來有所則之
其所之其所則不期辟而自辟矣 此身一生病痛
在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此好惡二字只宜
讀如字勿作去聲 烏程韓氏云前用正語卻是反
結後用反語卻是正結都是題外指點法與前後文
實說下手工夫者不同不可以齊辭極嚴重蓋本在
脩身自當丁寧告戒非徒爲脩齊釋先後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
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
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
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
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
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疏云此覆明治國齊家之事康誥言治民如保愛赤
子愛之甚也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古有此言記者引

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天少好綦綦茂盛喻婦人也之子是子也歸嫁也宜其家人宜其夫家之人也家既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小雅蓼蕭之詩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自與兄弟相宜也既爲兄弟相宜而后可以教國人也曹風鳴鳩之詩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是先齊其家而后能治其國也

嚴陵方氏云事君以忠本乎事父之孝事長以順

本乎事兄之弟使眾以仁本乎愛子之慈所謂不出
家而成教於國也赤子新生體赤母之養子以心度
心皆其自然不必學也以言慈之所以使眾亦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於仁讓皆曰一家於貪戾止曰一人
者蓋貪戾之致亂其效尤易見也一言僨事所謂一
言可以喪邦是也一人定國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是也戾違於道也帥者身爲之先也有諸已而
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皆由恕及人之道止
言父子兄弟足法者本孝弟言之也 雪川倪氏云
嫁而有子必知養之方不待預學而後能此譬養
民之道不待臨政而後學也宜兄者兄友其弟宜爲

人兄而弟亦宜之宜弟者弟敬其兄宜爲人弟而兄亦宜之以其兄弟友睦而更相教故能推一國之人爲兄弟者皆化之無不相宜者 延平周氏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治亂之機常發於一人而卒至於天下也如此 石林葉氏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堯舜桀紂帥民豈諄諄然命之哉以所好示之而已有諸已而后求諸人則人易從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人不怨先閨門則宜其家人次親族則宜其兄弟後國人則民以爲法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呂成公曰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

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己之
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己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
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改己過而不主於
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江
陵項氏云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此爲治人者言之也子欲善而民善矣有諸己而后
求諸人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無諸己而后非
諸人也此所謂治國在齊其家也 新定錢氏云恕
字是一章之綱領已行得人亦行得國亦行得此所
以成教所以興所以從若只是自家偏私之說如何
能喻 新定邵氏云如心爲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